



一堂特殊的党课

□ 李丹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奉命踏上东进北上的征途。1月6日,军长叶挺率领新四军军部教导团及第三支队9000余人途经安徽泾县到达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伏击。新四军部队英勇奋战七个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只有千余人突出重围,形势十分严峻。

1月17日夜,大雾弥漫,寒风呼啸,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楼内充满了紧张、焦虑的气氛。大楼外警卫全副武装地来回巡视,二楼的过道上同志们集中在一起焦急地等待着,三楼机要电台“滴滴滴”地响着,工作人员正专注地监听。他们都在等待,等待着从城里归来的周恩来,等待着再次收到来自皖南新四军军部的电报……

时间一点点过去,转眼已是晚上9点多了,同志们还在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一个小同志眉头紧蹙,紧张地说道:“怎么还没消息,不会已经出事了吧?”

“别胡说,他们一定能顺利脱险的。”另一位同志立马说道:“对对对,一定会没事的。”同志们应和着。

突然,楼道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那声音越来越近,在二楼停了下来。是

周副主席从城里回来了,连日来,他为解新四军之围四处奔波,人也瘦了一圈。

大家迅速地簇拥到周恩来身边,用期待的目光望着他,希望他带回的是新四军化险为夷的好消息。

周恩来右手紧握着拳头,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地说:“叶军长被俘虏了!项英、袁国平两位同志也下落不明……就在今天晚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通令,污蔑新四军为叛军,还取消了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军长交军事法庭审判。”他的声音悲愤而低沉,同志们充满期待的眼睛瞬间黯然失色,焦急、担忧布满了他们的脸庞。

周恩来深吸了一口气,稍稍平复了情绪,慢慢地抬起头,环视大家,说道:“同志们,现在局势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亲日派的反动,国共关系可能破裂。二是我们虽然损失了新四军的一个军部,可我们的新四军还有几万,更有几十万八路军,我们还有力量,蒋要完全投降还要考虑;再就是英美派资产阶级和亲日派大资产阶级还有矛盾,蒋介石要破裂就要坚决反共,全面反共,就要全面投降,他要这么做英美也不能同意,鉴于这个情况,国民党要反共,但又不敢全面反共。我们要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但不希望两党

的合作关系破裂,我们要团结抗战,争取继续合作抗日。但是,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要随时准备反击反动派的突然袭击,要准备被捕、坐牢,甚至杀头!”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但是不管形势如何严峻,我周恩来和你们在一起!”他激昂的话语温暖了在场的每位同志,大家纷纷表示“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永远,永远跟党走!”

周恩来继续分析道:“现在敌人的主要目的是想获取我党的机密、密码和文件以及地下党员的名单,破坏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我们一定要坚守岗位,保护好党的机密。如果国民党来了,我们要抵抗,把机密文件毁完,就准备坐牢。我会出面交涉,争取让蒋把我们送回延安,争取免死而归,如果把我们抓起来了,我们就一起坐牢。”

一个同志坚定地说:“您放心,我们就是死,也不会泄露党的机密。”

“是的,我们绝不会。”

周恩来用欣慰的目光看着大家,说:“你们都是好同志啊,你们不要怕,你们可以告诉他们,自己是共产党员。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支部书记是周恩来,问别的,你们一概答不知道,让他们

去问支部书记,问我周恩来。不管怎样我和大家在一起,要牺牲我们一块牺牲!”周恩来的话让在场每一位党员感动,不禁热泪滚滚。

“为了避免和减少牺牲,我们决定,大多数同志撤离,这里只留少数同志坚持工作。”周恩来说道:“我们不走,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战斗到底!”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对,我们不走,我们都不走!”

周恩来拍了拍身边一位小同志的肩膀说:“同志们,留是为了革命,要坚决地留,也是为了革命,要坚决地走。留下的同志要更加努力工作,疏散出去的同志,你们无论在哪里都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同志们听后,沉默了一会儿,纷纷表示,坚决听从指挥,一定沉着应变。

这是召开在八办楼道里的一次临时会议,更是一堂特殊的党课,周恩来用他朴实有力的话语给予了大家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决心,更让党员们看到了当巨大的危机来临之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有怎样的沉着与勇气。

会议结束后,已是午夜时分,周恩来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挥笔疾书,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的著名题词。



誓做一颗永不失味的『盐』

——记红岩英烈陈丹堉

□ 王小波

陈丹堉,1915年6月出生于四川省涪陵县(今重庆市涪陵区)鹤游坪(今属重庆市垫江县)白家乡大花园。

抗战期间,陈丹堉加入抗日后援会宣传队,深入四川南部地区宣传抗日。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陈丹堉受党组织委派先后到川东的开县、涪陵白家(今属垫江),以及川南的纳溪等地农村筹建抗日反蒋斗争据点,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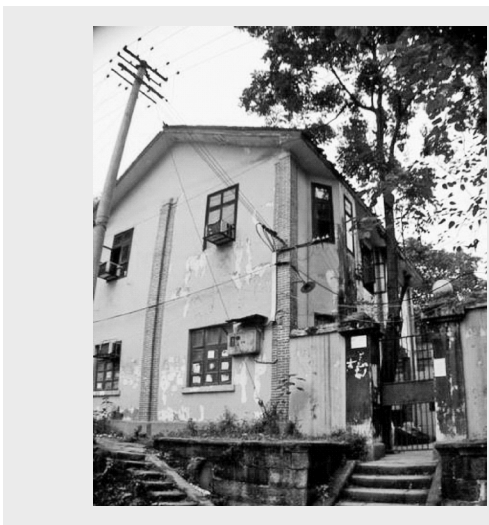
1946年起,陈丹堉在涪陵人罗承烈担任主笔的重庆大田湾《新民报》社任编辑,期间撰文揭露蒋介石集团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阴谋。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陈丹堉在建立农村据点和开展武装斗争中作了大量工作。川东临委书记王朴领导的华蓥山武装斗争迅速发展,陈丹堉一面积极组织力量去那里参加战斗,一面积极筹措经费支援华蓥山的斗争。

在重庆《挺进报》事件中,被捕的地下党员许建业,担心自己曾藏匿于所在志成公司宿舍床下的十几位工人入党材料被敌人搜到,情急之下委托牢房看守捎出一封信,让所在志成公司的地下党员赶紧毁掉床下的文件资料。但看守贪钱,将这封信交到特务头子手上,于是,包括陈丹堉在内的十几位中共党员的身份被暴露。

正当陈丹堉准备带着电台投身华蓥山等地农村武装斗争的时候,不幸于1948年4月在重庆大田湾《新民报》编辑部被捕。被捕后,陈丹堉被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虽说是地下党组织及《新民报》的罗承烈等对陈丹堉的营救,但始终未能成功。

不管敌特如何刑讯拷打,陈丹堉意志坚定,临死不屈,始终确保党的机密和同志的安全。在狱中,陈丹堉参加党组织发动的各种斗争,组织和参加全监狱过端午节和抗议吃霉米饭的斗争。并与何雪松、蔡梦慰等狱友一起,对受尽敌人酷刑折磨的江姐进行慰问。与狱友一道提出“坚持学习,锻炼身体,迎接解放”的口号,鼓舞狱中战友志气和信念。1949年春节前后,参与组织“铁窗诗社”,成为其主要成员之一,以诗歌作为斗争的武器,既无情揭露敌人,又写出理想、未来和狱中生活。“铁窗诗社”成员先后创作新诗体诗50多首,但大部分在1949年“11·27”大屠杀时被烈火烧毁,遗留下来的仅有20多首。年仅34岁的陈丹堉,在重庆“中美合作所”“11·27”大屠杀事件中被人杀害。

陈丹堉不畏强权,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不仅丰富了红岩精神的深刻内涵,更实践了他自己“作一颗真正的、永不失味的盐”的誓言。(作者供图)



“陪都”钞票纸制造厂

上海龙章造纸厂,是当时上海三大造纸厂(天章、力章、华章)之一。龙章主要生产证券、钱币、票据等高档纸。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迁来重庆嘉陵江边磁器口。在运输途中遭受日寇飞机轰炸,部分设备损坏。待选址建厂,重新设备安装完毕已是1941年,这时工厂资金告罄,已无力购买原材料,此时,适逢国民政府急需印钞用纸(以前钞票多系德美等国承印),便由中央

财政部将纸厂买下,改名中央造纸厂,专产钞票纸。

由此,这个陪都时期的造纸厂,见证了源源不断印刷“法币”“金圆券”的民国往事。1948年财政部把该厂转售给中央银行,更名中央印刷公司重庆造纸厂,仍造钞票纸。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造纸厂由人民政府接收。

图为上海龙章造纸厂办公楼旧址。

ZXFK 图说
□ 羊说文/图

ZXFK 名人轶事

徐悲鸿真心买假画

□ 姜孝德

徐悲鸿早年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专。1949年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他的画融西画技法于国画中,颇有建树,所画奔马,尤为世人喜爱。

抗日战争时期,徐悲鸿在重庆工作、生活,因此,也就经常出现在重庆的大街上。这天,他到上清寺去拜访一位朋友,一路走得匆匆忙忙的,突然,他瞥见路边有一个衣着邋遢的青年在卖画,稍微一注目,就看见卖的是幅马——呀!这马像我的画吧?!他有些惊异,“我的画怎么会流落到街头呢?”当时徐悲鸿的画,在重庆那还真是抢手货。他走拢定神一瞧,这才看出来是假画。他笑了。

“小伙子,这画我要了。”小伙子一听,欢喜昏了,赶紧把画卷起,然后用纸包上。

“但是,你得告诉我,这画是

谁画的?”

“徐悲鸿呀!”小伙子一脸认真。

“肯定不是徐悲鸿!”

“先生,真的是徐悲鸿画的。你看这落款、再看戳印……”小伙子将已经包裹的画打开,让徐悲鸿看,“再说了,不是徐悲鸿,谁还能把马画得这么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这画肯定不是徐悲鸿画的!如果你告诉我这画是谁画的,我就把画买走。”徐悲鸿微笑着说。

“真的是徐悲鸿画的。”小伙子的口气明显有些软了。

“那就算了。”徐悲鸿把画塞给小伙子,转身走了。走了几步,他转身对小伙子说道,“我就是徐悲鸿。”

“你、你、你……你就是徐先生呀?”那青年眼睛睁得溜圆,“罪过、罪过,还望徐先生恕罪。”他向着徐悲鸿站立的方向鞠了一躬。

这画原来是这位青年自己

画的。

青年告诉徐悲鸿,他叫王竹庵,是成都那边新都的人,本来是到重庆来求学的,结果刚到重庆钱就被偷了。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想到了临摹徐悲鸿的马来卖钱——他以前在家中学过一段时间画——岂不就碰到了徐先生。

“你的基本功还不错,悟性也好。不过,要想成名成家,还需要努力。以后,可以到中央大学来找我,或者到江北磁器口石家花园来找我。画我还是买了。”说着就把钱递了过去。

“不不不不……”徐悲鸿给钱,让王竹庵看得慌,赶紧把手往后藏。

“拿着吧。就算是我借给你的。先把难关渡过了再说吧。”王竹庵接过钱,眼里噙满了泪水。

王竹庵后来时常到磁器口求教,徐悲鸿也总是有求必应,王竹庵受益多多。据说,他后来成了西南美专的教授。

郭沫若在北碚遇日寇空袭

□ 郭肖

1940年7月31日上午,郭沫若为向国际友人宣传北碚的抗战文化工作,陪同法国总领事扬克列维奇夫妇来到北碚参观北碚文化事业。

郭沫若一行在参观游览了北碚温泉后,来到缙云山。进入缙云山,一行人观赏了文物古迹,饱览了缙云景色,来到位于缙云寺的汉藏教理院。在与汉藏教理院院长太虚法师交谈期间,太虚叫管事取出诗册,送至郭沫若面前,请郭沫若题诗。郭沫若在诗册中,看到有太虚的诗,有冯玉祥、老舍的题词,其中,同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工作,任文艺研究组组长的田汉的《游缙云山寺》一诗,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和赞赏。

《游缙云山寺》诗云:太虚浮海自南洋,带得如来着武装。今世更无清静地,九天飞锡护真光。

当得知田汉是面临日寇飞机分四批次越缙云山沿嘉陵江南下轰炸重庆城区的情况而愤然写下这首诗时,郭沫若也想以原韵和上一首。但诗还未开写,敌机空袭的警报急速响起。这次,日寇出动36架飞机轰炸了北碚,往北碚这个小城里投下了数十枚炸弹。这是北碚当年遭遇的第三次敌机轰炸。警报解除后,郭沫若一行走出防空洞,看到山下的北碚城,到处黑烟滚滚。回到汉藏教理院,郭沫若、扬克列维奇夫妇和太虚都很气愤,久久不能言语。郭沫若联想到前不久,即5月27日,在日寇飞机对北碚的大轰炸中,复旦大学孙寒冰教授罹难,悲愤不已。他手捧诗册,漫步田汉原韵,挥笔和诗一首:

无边法海汪洋,贝叶群经灿烂。警报忽传成底事,顿教白日暗无光。

ZXFK 一家之言

□ 钟治德

伪命题与学术欺诈

晚唐段成式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三人诗酒唱和,且排行为十六,故号称“晚唐三十六”,这是唐朝风情里有趣的三人组合。和李、温两位诗人不同,段成式偏好笔记小说,出任后以秘书省校书郎身份出入宫廷禁得大量奇闻秘籍,故而编撰《酉阳杂俎》一书。

此书出笼,虽以内容诡诞而轰动一时,却没有在文学价值和博物学识上给段成式增加亮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评价道:“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至以动植,弥不半载,以类相聚,有如类书。”

评价不高,原因何在?《四库全书》总目述评里,举证了段成式编著缺点:“其所记述,或采闻旧闻,或出自己撰,多诡诞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遭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

“诡诞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就难怪小说而言,倒还不成毛病。然而在《酉阳杂俎》的博物常识里,也照样杜撰,沈括《梦溪笔谈·谬误》指出“一树五香”予以驳斥。据《酉阳杂俎》记载,有一种树根是檀香,枝节是沉香,花是鸡舌香,叶是藿香,树胶是薰陆香。原本檀香与沉香是两种不同树木,鸡舌香即今丁香,藿香是草本植物,薰陆香是小木本,“薰陆”指的是它的树脂,中医所谓“乳头香”。地球上绝不会有一树五香“树木,大名鼎鼎的段成式编制了伪命题。

“一树五香”伪命题,其实无需沈括这样的博物学家来匡正,亲近大自然的田夫蚕妇也能揭穿。历史的活页一翻就过去了,《酉阳杂俎》已少有人阅读。当今有等“学者”或曰“专家”,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专营“编著”勾当。明修栈道者,命题之真伪不加甄别(其实多数无甄别能力)笔统搜罗,皇皇“巨著”巍然大观,暗度陈仓者,伪命题有意为之别有居心。如此这般“编著”文本,与文化学术风马牛不相及也。究其实,文化为名钱作马之骗子也。

“一树五香”之伪命题在当今的泛化,如是网络游戏浮躁之文,归入耸人听闻无稽之谈则罢。问题在于并非仅在网络上扮演高深莫测,侵入学术层面而成为学术欺诈。垄断着资源的圈子中人,你不指我指责,我不批你口臭,你好我好大家好,其乐融融,其名也隆隆,绝少有人敢于来点破这“皇帝的新衣”,以伪命题标新立异者,本质上不甘寂寞,往往以开宗立派之“大师”“大咖”自居,风光摇曳得可以。“圈内”者流,明白人戴着眼睛哄鼻子,糊涂者五体投地乐为门下走狗,于是为其“最新著作”大公开发会鸣,研讨会焉,应有尽有,堂堂哉,皇皇哉,恍若群仰星斗,犹如众望津梁。衰哉坐冷板凳的真学人,心于揪得沉沉,无言呐喊在心头:“这学问还有什么做头!”学术欺诈假大空习气为害之尤,在于会像病毒一样传染,人品学问一齐堕落,导致学术界整体失语、整体失道。